

李清照词鉴赏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550×1168毫米32开本 6印张 125千字

1986年4月第1版 1986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7,000

书号10206·142 定价1.35元

序

清照名门闺秀，一代英豪。今传之浯溪中兴颂诗及上韩肖胄诗，皆淋漓大笔，正义凛然。即零星诗句，亦嫉邪怀贤，充分表现爱国热忱。至《金石录后序》一文，具道平生实录，语挚情深，尤为千古传诵。

词集名“漱玉”，惜已失传，后人辑佚四十六首。前期，与赵明诚志同道合，探讨学术。乐趣洋溢，其词如清水芙蓉，如九霄鹤唳。其后，国亡家破夫死，珍贵文物散失殆尽，大病孤栖，奔驰四野，其词沉哀入骨，有泪彻泉。惟误传之“眼波才动被人猜”、“倚门回首”、“今夜纱厨枕簟凉”、“奴面不如花面好”四词，淫靡庸俗，半塘老人一概不录，诚为有识。

兹编赏析词作，荟萃众长，去伪存真，阐述清词丽句，极其透辟，且澄清近人之误解，是亦颇有功于词苑云。一九八五年三月，唐圭璋序。

目 录

序.....	唐圭璋
春思绵绵似春草	
——《小重山》赏析.....	林家英 庆振轩（1）
藕花深处惊鸥鹭	
——读《如梦令》.....	陈祖美（5）
点染结合 跌宕多姿	
——《怨王孙》评析.....	蔡厚示（9）
景内寓情 物中见我	
——说《浣溪沙》.....	陈邦炎（13）
柔肠寸断 情意真挚	
——读《点绛唇》.....	曹济平（18）
老莲秋色 顾盼生姿	
——《怨王孙》鉴赏.....	陈祖美（22）
深寄情 淡著色	
——《浣溪沙》赏析.....	吴熊和（25）
魂梦不堪幽怨	
——说《好事近》.....	蔡义江（28）
如泣 如诉 如怨 如慕	
——读《浣溪沙》.....	蔡厚示（32）
一种相思两处愁	

——说《一剪梅》	陈邦炎（36）
深闺心事费人猜	
——《浣溪沙》赏析	吴熊和（41）
情深 意长	
——谈《如梦令》	龚克昌（44）
词婉情真 荡胸回肠	
——谈《蝶恋花·晚止昌乐馆寄姊妹》	龚克昌（49）
含蓄凝重 字字秀雅	
——《醉花阴》赏析	刘乃昌（54）
情浓意密离恨深	
——说《凤凰台上忆吹箫》	刘乃昌（57）
波澜起伏写离情	
——说《念奴娇》	马兴荣（61）
含情脉脉赋芍药	
——读《庆清朝慢》	喻朝刚（65）
瑰丽神奇 凌空腾飞	
——《渔家傲》赏析	朱德才（70）
“不知蕴藉几多香，但见包藏无限意”	
——析《玉楼春》	邱俊鹏（75）
梦远思乡 细腻生动	
——《诉衷情》赏析	王延梯 胡景西（79）
情致高雅 秀韵天成	
——读《渔家傲》	杨恩成（82）
“疏影尚风流”	
——读《满庭芳》	邱俊鹏（86）
柳眼梅腮传离情	
——试析《蝶恋花》	喻朝刚（90）

“何须浅碧轻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

——读《鹧鸪天》……………蒋哲伦（94）

索寞绕东篱 临风咏白菊

——《多丽》赏析……………潘君昭（97）

空梦长安花莫笑

——读《蝶恋花·上巳召亲族》……………周振甫（102）

深深庭院 黯黯离情

——读《临江仙》词……………周笃文（104）

欲遣秋情趁菊黄

——《鹧鸪天》赏析……………林家英（109）

锦心绣口 咏物传神

——读《瑞鹧鸪·双银杏》……………吴庚舜（114）

物境与心境交互染色

——《声声慢》赏析……………朱靖华（120）

叶叶心心有真情

——读《添字丑奴儿》……………蒋哲伦（128）

药炉书卷 雅韵高情

——《摊破浣溪沙》试析……………周笃文（131）

欲语泪先 舟轻愁重

——《武陵春》鉴赏……………朱德才（135）

下笔不俗的梅词

——读《孤雁儿》……………邓魁英（139）

赏梅寄忧伤 跌宕生多姿

——读《清平乐》……………王延梯 胡景西（144）

凉生枕簟泪痕滋

——说《南歌子》……………蔡义江（148）

以天上相思写人间别离

——说《行香子》	邓魁英 (152)
情景化一 妙在点染	
——读《忆秦娥》	杨恩成 (157)
每逢佳日倍思亲	
——读《菩萨蛮》	潘君昭 (161)
思乡爱国的深沉意念	
——《菩萨蛮》赏析	曹济平 (163)
桂花香透梦难成	
——《摊破浣溪沙》赏析	周振甫 (167)
江山留与后人愁	
——《永遇乐》鉴赏	朱靖华 (170)

春思绵绵似春草

——《小重山》赏析

林家英 庆振轩

春到长门春草青，江梅些子破，未开匀。碧云笼
碾玉成尘，留晓梦，惊破一瓯春。花影压重门，
疏帘铺淡月，好黄昏。二年三度负东君。归来也！著
意过今春。

春到句：长门，汉宫名，在长安城。汉武帝陈皇后失宠后，幽居长门宫。汉代辞赋家司马相如有《长门赋》。这句用五代薛昭蕴《小重山》词首句，借长门故事，喻闲居独处。些子：有些。破：开放。这句描写江梅初绽的景色。碧云：指碧青色的团茶。宋人于茶皆先碾后煮。笼，茶笼。玉成尘：指团茶碾碎成末状。一瓯：一杯。东君：指太阳神。日出东方，故名。这里指代美好的春光。著意：注意，用心。

李清照词素以擅长言情，曲尽情致名世。作于屏居青州（今山东益都）期间的《小重山》，就是一首韵致动人的抒情佳作。上片由门前春色写起，落笔到回味无穷的春思春梦。早春时节，丈夫远游在外，女词人闲居独处。尽管大地上依然春寒料峭，但是春寒中带着暖意的风儿早已悄悄地催生了门前嫩

此依岳国钧先生说。（见《玉中之瑕——谈〈李清照集校注〉的注释》）

绿的小草，江边梅树初绽，红花和含苞的蓓蕾，错杂相间。青青的春草，映衬着可爱深红间浅红的江梅，以充沛的生机和绚丽的色彩给大地带来了盎然的春意，同时也在聪慧敏感的女词人心海中，泛起感情的春潮，进而幻化出相思的幽梦。是怎样一场幽梦？才思不凡的女词人不肯将它一一描写，我们只能从梦回之后的一些生活细节窥测其中消息。“碧云笼碾玉成尘，留晓梦，惊破一瓯春。”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也许是黎明时啼鸟声声，惊破了女词人的幽梦。幽梦虽回，然而梦中的情景却历历在目，教人回味无穷。她神思悠悠，难以为情。为了提提精神，想要重温梦境，最惬意的事莫过于在细品香茶时细细追忆重温。于是，取出了碧云团茶细碾成末，用心烹煮，凭几静坐，品味着茶香，回味着梦境。按照一般人的生活经验，平淡的梦是不容易给人留下温馨的回味和强烈的刺激的。不寻常的梦，无论它洋溢着巨大的欢愉幸福，还是笼罩着深沉的忧伤痛苦，无论是真善美的陶醉，还是假丑恶的折磨，它都能摇撼人的心灵，久久萦回在人的脑海中，令人心荡神移。女词人回味的是一场什么样的幽梦，读者不得而知。也许是少女时代无忧无虑的欢乐，是婚后夫妇之间倾心爱慕，诗酒赠和的温馨？是赵、李两家在政治舞台上上升沉进退惊心动魄的一幕，还是“归来堂上”、“易安室”中夫妇同心相亲，同心嗜古，整理典籍、赏玩金石的情景？有谁知道它呢！但无论是生活中的富有诗意的欢乐、温馨，还是政治上的险恶风波，它们都惹起了女词人一怀相思之情。这种微妙的心理活动，借碾茶烹茶品茶的生活细节神情兼备地无痕迹地透露给了读者，正是情在茶香中，梦在茶香中！堪称“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下片，女词人变换笔法，由蕴藉寄情到直抒胸臆，由日间明丽的红梅青

草，转到渲染初夜的月色花影，着力于幽雅宁静的意境创造。春日迟迟，女词人在梦境的回味中不知过了多久，眼前早又是一派黄昏清景了。清丽、朦胧的初夜，但见花影映照重门，天边淡淡的月色，洒上疏朗的竹帘。月光携带花影悄悄地介入了女词人的生活，陪伴她度过幽美、恬静的春夜。夜，是静谧的，女词人的心海却不平静！良宵美景，在静谧中带着一缕朦胧神秘、温柔甜蜜的韵味，正是同心相亲，对景诉衷情的好时光！然而美中不足的是，幽闺寂寂，亲人何处？在美好的春色中，两年来女词人已是三次品尝了别后凄情寂寞的滋味，辜负了大好的春光！纵然春光归去，明年还会重来，人生美好的年华却是一去不返的啊！在这魅人的春夜，女词人真是难以自己，荡漾在她心海中的春潮，迅猛地冲开了心灵的闸门，相思之情顿时直泻笔底，她情不自禁地呼唤着远游的亲人：赶快归来吧，不要再辜负大好的春光了，让我们尽情地享受春天的快乐吧！“归来也，著意过今春！”一声直抒心灵的呼唤最终点明了这首春天小夜曲惜春劝归的主题。

一首小词，明白如话，以口头语写眼前景、心中情，只于淡笔素描中，略加点染，将女词人朝暮之间如梦如痴的心绪，浓缩在不到六十个字的短小篇幅之中。在写景、叙事、抒情的水乳交融之中，写得曲尽情致，耐人寻味，有自然隽永之趣，无忸怩卖弄之态，足见李清照在抒情词创作上词心的敏锐及其驾驭语言的功力。如首句“春到长门春草青”，直接用前人成句。被当时人赞为“才力富赡”的李清照本可自铸新句，为什么偏要引用他人成句呢？依笔者浅见，可能出于对这个情景相生的妙句的珍爱和灵犀相通的共鸣。句中“春”字重用，又

见王灼《碧鸡漫志》

以极富色彩感的“青”字点染初生的春草。门前春草嫩绿，他乡呢？人说：“天涯何处无芳草！”这样，门前和天涯产生了联系，独处幽闺的女词人怎能不思念远方的亲人？寥寥七字，情景相生，了无痕迹，为全词抒写春日相思的情怀定下了惜春劝归的基调。它热切而富激情，就象那绵绵春草，绝无衰飒的情味。词的下片，描写黄昏景色“花影压重门，疏帘铺淡月”，用“压”字状映照在重门之上的花影分量，用“铺”字状天边淡月透过疏帘映照内室的清辉，意蕴丰富而美妙，是词史上公认的名句。天上的月，月下的花，本来和人没有直接的联系。只是当它们介入女词人的生活氛围，花影映照重门，疏帘铺洒月色的时候，便和词心灵锐的女词人产生了感情上的交流。唐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中不是唱过：“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的咏月寄情的名句吗？天边淡月，帘间月色，它对女词人既亲近又遥远，望月思亲，心中的亲人不也是既亲近又遥远的吗？重门上那摇曳多姿的花影月下婆娑，既恬静轻柔，又略显朦胧神秘，它也是可望而不可即，更让女词人心绪摇荡，百感交集！借“压”、“铺”二字渲染花月映照的春夜的韵致，烘托女词人心中无以名状的激动，可以意会，无须言传，真是传神妙笔。因此，以“归来也，著意过今春”完篇，便有着落了。这一声教人回肠荡气的呼唤，是女词人置身如此良宵美景，神思飞扬，深情直泻的点题之笔。在全词的结构上，可谓水到渠成，正象春天来了，大地上长出青草，枝头上绽出万紫千红那样自然，亲切。

藕花深处惊鸥鹭

——读《如梦令》

陈祖美

尝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有的版本题作《酒兴》。尝记：曾经记得。溪亭：泉名，是济南（今山东济南市）七十二名泉之一。李清照原籍在今山东省章丘县明水镇，此地属济南。藕花深处：荷花丛中。有的认为指济南大明湖西，又称西湖，可聊备一说。争渡：夺路急归。唐圭璋《读李清照词札记》：“或谓‘争渡’当作‘怎渡’解，其实亦可不必，争作怎，诗词中虽是常语，但清照此词，正因争渡喧嚷惊起鸥鹭，固勿须另作怎字解，妄生枝节。”此说可从。鸥鹭：水鸟。

这首词写李清照婚前在原籍的一次荡舟野游。杨金本《草堂诗余》误作苏轼词，今从南宋曾慥编《乐府雅词》作李清照词。据有关记载，宋哲宗赵煦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五月，李格非在汴京（今河南开封市）租赁了居室，是年李清照六岁，在此之前，她肯定留居原籍。但六岁的小姑娘不大可能饮酒荡舟，而十八岁时，李清照与赵明诚结婚，居汴京。所以这次溪亭之游，很可能是在李清照十五岁那年。因为古代女子年十五用簪束发，此后便可以梳洗打扮外出游乐。

“尝记”二字又说明此词非当时所作，而是李清照十五岁之后的作品。她十八岁之前到汴京，二十四岁那年（公元1107年），公公赵挺之被罢相，她随丈夫赵明诚“屏居乡里十年”，离开了京城，也离开了与其有诗词交往的晁补之、朱敦儒等人。赵明诚是考古的，在诗词写作方面，则是一位被妻子压倒了的“须眉”，此时李清照的创作雅兴，已转移到与丈夫搜集整理金石文物方面了。所以这首词当是作者结婚前后，居汴京时，追忆故乡往事而写成的，也就是李清照十六七岁至二十三、四岁之间的作品。

此词除了被误作苏轼词，《古今词话》等又误作吕洞宾词。苏轼作词以豪放著称；吕洞宾是传说中的八仙之一，北宋岳州一带已有关于他斩蛟、弄鹤、醉酒等神话传说。假如这是一首闺情词，再误传，也不会误列在苏、吕的名下。这件事本身说明李清照这首词的风格内容，可与“须眉”、仙人之作相匹敌。

确实如此，从题材上看，这是一首当时尚不多见的记游词，所记又是一种豪兴、壮游。不是吗？作者在荷花开放的初秋，荡舟出游，竟醉倒在天下名泉溪亭，直至日落的时候，仍沉醉忘返。酒醒之后，天色已晚，归舟误入荷花深处，惊起一群露宿的水鸟。

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子，得以荡舟出游，比起后代偷偷游园的杜丽娘和孤独葬花的林黛玉，已经是天大的幸事了，更不用说还可以在风景佳处开怀畅饮。追忆着这种往事，作者心情自然是欢娱的，作品的基调则是乐观豪迈的，同时坦露出了一个狂放不羁的性格。这种性格在旧时代有些文人眼里，不相信会是一个大家闺秀，而把她当成苏轼和吕洞宾了。这一误会既可

以看作是对这首词的一种客观直率的评价，也是对“易安倜傥，有丈夫气，乃闺阁中之苏、辛，非秦、柳”（沈曾植《菌阁琐谈》）的一个有趣的注脚。

李易安惟其有丈夫之气、文士之豪，她的词风总的虽属婉约派，但她的全部词作不仅没有那种“雌男儿”笔下的脂粉气，有些还可以划入豪放之列，除了公认的《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之外，一些写山川风物的词，有的也与这首《如梦令》差不多，也是作者豪情逸兴的写照。此词虽是小令，但景象开阔，情辞酣畅，“尝记”以下二句，很象取意于“访渌搜渠”的酃道元的“日暮倒载归，酩酊无所知”（《水经注·沔水》）。同是诗中有画，“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的画面，比起王维的“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山居秋暝》），于静谧中，不是更给人一种飞动、雄赫之感吗？

作品的豪迈之气，固然与作者的气质有关，但气质也不完全是天生的。壮阔的齐鲁山川，为作者提供了驰骋豪兴遐思的前提，涵育了她的胸襟怀抱。李清照的那种投身大自然、钟情于山水风物的童心和志趣，与其壮怀激越的作品，在一定意义上是相通的。通过这首小令，我们还可以获得对作者思想性格的更为全面的认识，即使她的早期作品，也不都是表达所谓怜花惜春的闺情。她的生活视野有时也在闺房以外，当她的生活小舟驶入“藕花深处”时，也会象“惊起一滩鸥鹭”一样，给当时的词坛带来一股清风。实际上，李清照有一些体物、记游、抒怀词，不论就题材的选择，还是由此所表现出来的艺术特色，都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故陈廷焯谓其能“独树一帜”（《白雨斋词话》卷六）。

这首词的语言明白如话，可以说一读就懂，但词本身却又有百读不厌的魅力，原因就是它创造了一种比人籁更进一步的天籁境界，也就是不事雕琢，得自然之趣。人籁、天籁，原是《庄子·齐物论》的用语，前者指由人口吹奏管龠发出的声音，后者是指自然界的音响。你看，天黑下来了，人也沉醉了，当小舟在黑暗中漂离航道，误入荷丛时，在万籁俱寂而又空阔的水面上，猛然看到一群水鸟惊飞四散，刹那惊悸之余，又会令人感到多么欣喜有趣，以至几年之后还深印在游者的记忆中，在京都与“酒朋诗侣”的唱和中，兴文成篇，为后人留下了这一怡情悦性之作。

点染结合 跌宕多姿

——《怨王孙》评析

蔡厚示

帝里春晚，重门深院。草绿阶前，暮天雁断。
楼上远信谁传？恨绵绵。多情自是多沾惹，难
拚舍，又是寒食也。秋千巷陌人静，皎月初斜，
浸梨花。

帝里：京城。拚舍：抛弃。

这首词应写于李清照居汴京期间。很可能是在她结婚后不久（约1101—1107），赵明诚出游，她作此以抒写对丈夫的深挚思念。

上片一开头，点明了地点、季节和周围环境。“帝里”，指皇帝居住的地方，即京城；“春晚”，指暮春。京城是热闹繁华的所在；暮春是莺啼花开的季节。女词人用此胜地、良时，以反衬出她寂寞、凄苦的心情。这叫做欲抑故扬，使全诗显得跌宕多姿。可见一出手就不同凡响。

“重门深院”，进一步渲染女词人独处时的环境气氛。“重门”，足见其府第之森严；“深院”，微露出幽闺之惆怅。一位绝代才华的女词人，竟被活生生地“深锁”在“春

光”之中，怎能不激起她内心的无限愁怨呢？

“草绿阶前，暮天雁断。”清人陆昶《历朝名媛诗词·卷十一》说这两句“极似唐人”。为什么呢？我以为他是从意境方面着眼的。试引唐诗一首作比较。盛唐诗人王昌龄《闺怨》写得好：“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同是少妇的李清照如今也在翠楼上，眼见庭阶前的春草绿了；天色渐晚，长空的归雁已无影无踪。她难免暗诵起淮南小山《招隐士》中的名句：“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再联想起雁且知归，人竟不返，岂真是人而不如鸟乎？此情此景，又怎能不勾起她的无穷悔恨呢？

在上片结尾，作者点明了题意：“楼上远信谁传？恨绵绵。”“楼上”句直承“雁断”，因为古老的传说称雁能传书，如今雁影都不见，可知音讯杳无；“恨绵绵”句紧接“多情”，开出下片。真正做到了如南宋末年张炎所说：“最是过片不要断了曲意”（《词源·制曲》）。

如果说：上片的前四句是“染”（渲染）；则后两句是“点”（点题）。凡作词都须有染、有点，点、染结合，才既不至于干瘪无味，又不至于晦涩难解。宋代词人中擅此手法的，男的应推柳永，女的就数李清照了。

下片：“多情自是多沾惹，难拚舍，又是寒食也。”三句话千回百折，把女词人的内心无比复杂的感情恰切地表达了出来。首句是自怨多情，认为多情自然多烦恼；次句一转，又暗下定“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柳永：《凤栖梧》）的决心；第三句再转，猛想起寒食已近，归人尚无消息，当此良辰美景，将如何消度？明人杨慎在批点本《草堂诗余·卷二》中评此为“至情”，是很有道理的。李清照用白

描手法，能如此委婉、曲折地表达丰富、深厚而又急遽变化着的矛盾心理，其艺术功力，真使人心折！

词末融情入景：“秋千巷陌人静，皎月初斜，浸梨花。”女词人用经选择过和改造过的审美客体包蕴着无穷遐想，把读者引进一个无限凄清而又无比洁静的审美王国。“秋千”，原是爱侣一同游玩之物；“巷陌”，乃是夫妇携手出入之地。如今她人单影只，再无心思游玩和出入了。当夜深人静，皎月初斜，洁白的梨花沉浸在银色的月波之中，又怎能不触起离（离和梨谐音）人的凄凉情绪呢？

清人王士禛《花草蒙拾》说：“皎月、梨花，本是平平，得一‘浸’字，妙绝千古。”这话对不对呢？我以为：也对，也不对。说此“浸”字用得妙，那确乎不假；因为用此一字便形象地描绘出月光如水淹没梨花的景象。但如果没有“皎月”“梨花”互为衬托，又哪能产生“浸”的感觉呢？须知艺术品是个整体，不能单凭一字或一句传神。李清照的词之所以感人至深，乃由于她擅长用平平常常的词句，出人意料地巧绘出一个远不平凡的艺术境界来。

有的本子把此词说成是秦观的作品，我不以为然。秦观的词虽然跟李清照的词都属婉约一派，但毕竟又各自有不同的个人风格。秦观的词相对地说比李清照的词在词藻上要华丽一些；而在感情方面，前者又不如后者的深厚和强烈。这首词纯用浅白口语写出浓郁深情，这跟李清照的大多数词作在风格上是一致的。

综观全词，有一点颇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它写得真实、

参阅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10月版，第80页。